

【理论探讨】

敦煌脉书《玄感脉经》“精识之主”考辨^{*}

刘 冉, 李铁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上海 201203)

摘要: 敦煌出土脉学文献《玄感脉经》中“精识之主”的论述在历代医学文献中尚属首次出现, 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因“精识之主”前文有残缺, 通过校勘可将其补足为“头角者, 精识之主”。既往研究多认为“精识之主”强调头脑是人精神意识活动的主体, 但笔者以为“头角”不等同于“头脑”, 其关于“精识之主”内涵的考证可更为全面。因此本文从位置与生理功能的角度对“头角”与“头脑”进行比较并指出其异同, 亦依据原文献前后文语境及相关文献对“精识”的内涵进行了补充考证, 指出“头角者, 精识之主”的论述出现是在《玄感脉经》将基于遍身诊法“三部九候”体系的“四形藏”“五神藏”重新融入寸口诊法的“三部九候”体系的背景下产生的, 或与隋唐时期“脑神理论”的发展有关。

关键词: 玄感脉经; 头角; 精识之主

中图分类号: R241.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2)07-1029-03

Textual Research on "Jing Shi Zhi Zhu" in Dunhuang Pulse Book *Xuan Gan Mai Jing*

LIU Ran, LI Tiehua[△]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The exposition of "Jing Shi Zhi Zhu" in Dunhuang Pulse Book *Xuan Gan Mai Jing*,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medical literature in the past, which has aroused the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ecause of the incompleteness of "Jing Shi Zhi Zhu", we can make it up to "Toujiao Zhe, Jing Shi Zhi Zhu" by collating. Most previous studies believe that "Toujiao Zhe, Jing Shi Zhi Zhu" mainly emphasizes that "Toujiao" is the subject of human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activities. However,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oujiao" is not equal to "Tounao", and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Jing Shi Zhi Zhu" can be more comprehensive. So this article compare "Toujiao" with "Touna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ocation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oints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carry on supplementary textual research to the connotation of "Jing Shi"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literature and related literatur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iscussion of "Toujiao Zhe, Jing Shi Zhi Zhu" came into be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Four Xingzang" and "Five Shenzang" of the "Sanbu Jiuhou" system of the "Bianshen Diagnosis" were reintegrated into the "San Bu Jiu Hou" system of the "Cunkou Diagnosis" in the *Xuan Gan Mai Jing*. It wa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ain Spirit Theory"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Key words: *Xuan Gan Mai Jing*; Toujiao; Jing Shi Zhi Zhu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2.07.028

敦煌脉书《玄感脉经》是目前可见且为数不多的宋以前脉学专著,自20世纪初被发现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日本学者黑田源次和我国学者罗福颐较早对其进行了抄录整理^[1]。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王淑民^[2]、马继兴^{[3]76-88}、赵健雄^[4]、丛春雨^{[5]296-312}、陈增岳^[6]、袁仁智^[7]、沈澍农^[8]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先后对其重新进行了校勘整理。同时,学者们也关注到其中“精识之主”的论述并进行了初步讨论,对该论述的学术价值给予肯定。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相关资料,围绕“精识之主”所存在的相关疑点进行深

入讨论,以进一步挖掘其所蕴含的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

1 “精识之主”所在句段录文及相关研究

“精识之主”的论述出自《玄感脉经》原文第8行,现据IDP(国际敦煌项目)所提供的文献彩色照片将其前后第2~14行文字进行抄录并录文如下。

三部者,謂寸口為上部,近掌;中為關,法[人];尺為下部,法[地]。[三]部輒相去寸九分,共成三寸。一法寸[口]位八分,關[關]上位三分,尺中[位]八分,為共成一寸九分。三部之中各有三候,三[候]之中各有天[地]人,共成九[候]。三[部]凡合一寸九分,是一位有三[口]。九[候]者以候九[藏]之氣。九藏者,形藏四頭角耳目口齒[膻]中[也],神藏五[肺]心[脾]肝[腎]。合為九天。

耳目者,人身之天,日月所附著,故上部之人以候之。頭角者,精識之主,日月光明,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YFC1709200、2019YFC1709203)·面向临床需求的四种重大疾病专题文献研究
作者简介:刘冉(1994-),男,郑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相关研究。

[△]通讯作者:李铁华(1979-),男,河南南阳人,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国医学史和中医药文化研究,Tel: 021-51322694, E-mail: shanquan003@163.com。

上部之天以候之。耳[口齒者],骨之本能,推伏五穀,周養身體,故上部之地以候之。肺者,人之上,蓋陰陽之至主,故中之天以候之。心[者],口生,故中[部]之人以候之。胃中者,三焦之所合,故中部之人以候之。

分中別,故中部之地以候之。肝者,在人膈,故下部之天以候之。(腎)者,在下,人精氣之本。故下部之地以候之。

者,察三部之中,有獨大、獨小、獨熱、獨寒、獨疾、獨遲、獨陷下。

《玄感脉经》文献原文文本在第4行至第17行下段有较多的残缺,其中便包括与“精识之主”论述相衔接的第7行文字后半部分,残缺约10个字左右,因此要准确理解“精识之主”的含义,需要补足前文。王淑民通过理校、旁校的方法认为其前所缺文字为“头角者”三字^[2],其他学者在各自的文本校勘整理中皆与之同。补足“头角者”三字后便使前后句义实现了贯通,即“头角者 精识之主”。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玄感脉经》文本校勘整理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也不断被挖掘,其中便包括“精识之主”的论述。王淑民^[2]、马继兴^{[3]79}、丛春雨^{[5]299}、王凤兰^[9]等学者皆指出“头角者 精识之主”的理论不见于现存传世的唐及唐以前医学文献,首见于《玄感脉经》,但并未就其具体内涵进行阐释。朱定华等则明言头角指头脑,这是既有医学史料中最早论述头脑具有精神意识的记载,但未详述考证过程^[10]。田永衍则依据汉唐文献中类似表述将其解读为人之头额,称其与人思维、认识、判断等精神活动有关,并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可能是佛教思想与中医传统“天人相应”思想结合的产物^[11]。

由此可见,学者们已经对“头角者 精识之主”的内涵有了初步讨论,并认为“精识之主”主要强调头脑是人的精神意识活动的主体。笔者以为将“头角”等同于“头脑”有待商榷,相关考证过于简略,“精识之主”的内涵的解释亦不够全面。因此,笔者将依据原文前后语境及其他相关文献对“头角者 精识之主”的内涵进行再阐释,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2 对“精识”内涵的补充考证

对于“精识”的含义,学者们在探讨该问题时,多围绕“头角者 精识之主”展开,但未曾提及在《玄感脉经》第8行“精识之主”后仍有四字,即“日月光明”。笔者以为根据原文此处行文体例,“头角者,精识之主,日月光明”乃是一体,论述头角的生理功能。因此,“日月光明”是对“精识之主”的补充说

明,可更精确地理解“精识”的含义。

《玄感脉经》原文第7行写到“耳目者,人身之天,日月所附着”,指出人身之日月即为耳目。此处可作为理解后文“日月光明”的一个线索,而光明也可泛指抽象的光明、清明^[12]。因此,若是从人之身躯的角度去理解“日月光明”四字,或为耳聪目明的意思,即耳目的生理功能正常。联系中医四诊中的望诊和闻诊,望诊以目为工具,闻诊以耳为工具,用以收集患者病情信息做出诊疗判断。所以,头角“精识”功能的发挥,有赖于耳目功能的正常运用,以达到搜集信息、做出判断的效果。这与“精识”具有精妙见解、准确判断、精确认识的涵义是符合的,即准确的认识人体、认识疾病、提供诊疗,同时也符合该书作为诊法类文献的性质。

另外,“精识”本身具有“精妙见解、准确判断、精确认识”的含义,这在汉唐文献中常见,田永衍已有考证^[11]。另在与《玄感脉经》同属敦煌遗书的蒙书《孔子备问书》中亦出现“精识”二字“问曰:天高几许?纵广几里?天有浮云,上盖虚空,上玄下黄,浩浩无有边畔。须弥山处中,四面各方?八万里。天地围绕,周匝不可穷尽。长短广阔,未能精识,非是凡人能决之也”^[13],此处提及的“精识”亦为“精确认识”之意,可进一步提供佐证。

3 “头角”并非头脑

目前,学者在对“头角者 精识之主”进行考证时,多将“头角”等同于头脑,认为该论述反映的是头脑主司精神意识活动的观点。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模糊了“头角”和“头脑”的界限,没有正确认识到“头角者 精识之主”的思想内涵。

3.1 “头角”的位置在头之两额

《素问·三部九候论篇》对“头角”有如下表述“上部天,两额之动脉”。“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头角之气,地以候口齿之气,人以候耳目之气”^{[14]290-291}。王淑民认为此可作为两额即头角的佐证^[2],所以“两额之动脉”以候“头角之气”。王冰注“天以候头角之气”曰“位在头角之分,故以候头角之气也”,所以王冰认为“上部天”即“头角”,故而“头角”和“两额”位置是基本一致的^{[14]291}。另外《灵枢·经脉》论及“足少阳胆经”循行言“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后”^[15],此处亦论及头角所在位置,根据胆经循行的位置来看,头角所处位置也基本与两额位置重合。另外除了医学典籍中,其他古代典籍中也有“头角”之说。有学者以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崭然头角见”为例,对“头角”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考证,认为“头角”特指龙角,乃成龙之象,喻俊彦得志^[16]。龙角所在位置无疑即是头之两额,所以从头角所在的位置来看,头角即头之两额。

3.2 “头角”与“头脑”生理功能不同

上文已经指出“精识”主要指精妙见解、准确判断、精确认识,而其生理载体即是“头角”。因此,“头角”的生理功能即是主司人的感知、判断、推理等认知活动或功能。

对于“头脑”生理功能的论述,在与《玄感脉经》时期相近的传世医学文献中亦有记载。《备急千金要方·针灸上·灸例第六》中记载“头者,身之元首,人神之所注。气血精明,三百六十五络,皆上归于头。头者,诸阳之会也。”^[17]《圣济总录·伤折门·头伤脑髓出》言“盖头者诸阳所会,凶者物有所受命。”^[18]《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头痛证治》言“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19],无论是“身之元首”“人神所注”“诸阳之会”,还是“物所受命”“百神所聚”,其所表达的都是“头脑”是人之生命活动的主宰。

其实,无论是“头角”的精识功能,还是“头脑”的生命活动主宰功能,都是中医学三焦之所合的“神明”范畴。中医学之神明,其内涵范围较广,既是主宰人体生命活动的广义之神,又包括意识、思维、情志等狭义之神^[20]。而“精识”意为精妙见解、准确判断、精确认识,自然应当属于狭义之神的范畴。而“头脑”的生命主宰功能乃人之根本,属广义之神,其范畴要远大于“精识”,而“精识”更偏向于人之思维、认识、判断,不能囊括其他诸如情志等精神意识活动,因此从“头角”与“头脑”的生理功能来看两者不同。

4 “头角者,精识之主”产生的原因

《玄感脉经》原文明确指出“头角”是四形藏之一,而“精识之主”正是对其生理功能的概括。《素问·三部九候论篇》对“头角”与“上部天”的对应关系作了阐述,但并未指出头角的生理功能,其他传世医学文献也没有相似表述。为何独在《玄感脉经》中出现“头角者,精识之主”的表述,值得深入探讨。田永衍基于对“精识”的解读认为其受到了佛教思想与传统医学“天人相应”思想的影响^[11],但其忽视了其与隋唐时期“脑神理论”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玄感脉经》将基于遍身诊法“三部九候”体系的“四形藏”“五神藏”重新融入寸口诊法的“三部九候”体系的再发挥。

在宋以前传世医学文献中,对“三部九候”与“四形藏”“五神藏”关系的论述,除了《黄帝内经》之外,仅《备急千金要方》有所论及,但两者内容基本一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应当是脉诊法的变化,从基于遍身诊法向独取寸口诊法转变,三部九候的具体内涵也产生了变化,原本基于遍身诊法三部九候体系的四形藏、五神藏,在独取寸口诊法中失去了理论基础,不能再以分布位置和经脉循行的角度来阐释对三部九候与四形藏、五神藏的对应关系。若

将基于遍身诊法三部九候体系的四形藏、五神藏再次融入独取寸口诊法的三部九候体系之中,需要重新阐释彼此间的对应关系,而《玄感脉经》则采取以四形藏、五神藏生理功能与寸口三部九候相应的方式进行发挥,是十分合理的。

上文中已经明确指出“头角”与“头脑”不同,但头角所在的位置乃至生理功能都可视为头脑的一部分。且与《玄感脉经》时期相近的《备急千金要方》《圣济总录》《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传世医学文献中对头脑生理功能的重点阐释,可以看出此时期医家对头脑功能的认知进一步加深。所以,《玄感脉经》撰者在独取寸口诊法中三部九候与四形藏、五神藏对应关系进行再发挥时,对形藏“头角”生理功能的总结或是从“脑神论”中分离出来的。

参考文献:

- [1] 罗福颐.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J].中华医史杂志,1953,(1):27-30.
- [2] 王淑民.敦煌脉书《玄感脉经》初探[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7,13(8):35-36.
- [3] 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M].南昌:江西科技出版社,1988:76-88.
- [4] 赵健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64-83.
- [5] 丛春雨.敦煌中医药全书[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296-312.
- [6] 陈增岳.敦煌古医籍校证[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103-111.
- [7] 袁仁智,潘文.敦煌医药文献真迹释录[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5:69-75.
- [8] 沈澍农.敦煌吐鲁番医药文献新辑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108-113.
- [9] 王凤兰.敦煌医学资料研究概况[J].中医文献杂志,2003,21(1):45-47.
- [10] 朱定华,王淑民.敦煌医学卷子研究概述[J].中医杂志,1986,27(4):57-59.
- [11] 田永衍.敦煌文献《不知名氏辨脉法之二》《玄感脉经》考论三则[J].敦煌学辑刊,2014,31(4):105-110.
- [12] 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0:427.
- [13] 王晶.敦煌写本蒙书《孔子备问书》探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8:64.
- [14]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290-291.
- [15] 灵枢经[M].田代华,刘更生,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36.
- [16] 侯兰笙.“豁然头角”解[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9(1):76-79.
- [17]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634.
- [18] 赵恒.圣济总录(下册)[M].郑金生,汪惟刚,犬卷太一,校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641.
- [19] 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321.
- [20] 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专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89.

收稿日期:2021-07-11

(责任编辑:张宇鹏)